

## 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近世社會齷齪史 第十二回 盤書局妙施巧術 賣字畫暫免釘門

按下陳雨堂跟了野雞去後情形。且說紫旒自從與許老十當面之後，憑了自己一張三寸不爛之舌，說得天花亂墜，許老十自不覺墮其元中。吃過了一頓一品香，看過一回戲之後，又約了明天早上在三萬昌相會。到了次日，許老十一早便先到了，等了半天，不見紫旒到來，不免憑闌閒眺，忽見雨堂遠遠走來。待他走近看時，只見他朦朧著雙眼，好像才睡醒的樣子，不免揚聲招呼，請他登樓。雨堂便上去相見，擾了許老十兩客蟹粉饅頭。偶然談到伊紫旒，雨堂便信口亂吹，說得紫旒是縱橫五大洲的第一條好漢，上下四千年無二的英雄。原來陳雨堂是一個胸無城府的人，心口率直，惟有一樣脾氣，歡喜學人家的談風，卻又胸無材料，所以他偶然談起一個人來，不是盡情詆毀，便是竭力揄揚。其實說到底，他的詆毀也並不是存心，他的揄揚也並不是有意，不過他要借來做談風罷了。

許老十那裡知道他這等內情？只信他說的是實話。兩個人談談說說，直等到十點半鐘，紫旒才來。一見了許老十，便連忙道歉說：「有勞久候。兄弟今天一早就去找朋友，也是為了書局的事。老實說一句，兄弟是一個窮光蛋，那裡有閒錢辦這件事？況且昨天晚上回去，接了南京一個電報，是我一個敝友准補了宿遷，要向我借點銀子作部費；我正在拮据的時候，只剩了五百兩銀子存在在上，見了電報之後，想到朋友有通財之義，這是義不容辭的，所以今天早起，先去知照莊上，把這一筆款匯到南京去了。至於自己的事，只能再向朋友設法。」雨堂插口道：「這等地方，是紫旒最慷慨。」紫旒又道：「這一件事，兄弟本來獨力難支，不過仗幾個朋友幫點股分，湊起來玩玩罷了。偏偏兩個得力朋友又沒有遇著，所以耽擱到此刻才來。」老十道：「一切都費心得很。」紫旒道：「這是那裡的話？我是為著自己的事。不知十哥昨夜可曾打算定了？」老十道：「二千元我到底吃虧太多。紫翁盤受了過去，生意興隆起來，也不在乎多三四百元。」紫旒道：「多了兄弟出不起，就是招股，也怕來不及。」雨堂道：「原來紫旒要做生意了！好，好，好，這個書局生意，你弄起來一定是發財的。」三個人又談談說說，到了十二點鐘時候，紫旒又請吃了一頓九華樓。臨散時，許老十囑咐紫旒：「諸多費心。」紫旒約他晚上花錦樓相見。

雨堂自去北協誠過他的老癮，自有阿大接著招呼。雨堂一口氣吸了兩個中盒，方才在那裡發煙迷。迷夠多時，坐起來揉揉眼睛，問問阿大甚麼時候，阿大到櫃上看了看自鳴鐘，回報說：「已經五點鐘了。」雨堂覺得肚裡餓了，恰好賣菜飯糕的走過，買兩塊吃了，又躺下去吸了幾口，方才要水來洗了手臉，出了北協誠，已是六街燈火了。向東走了幾步，轉入西薈芳，穿出同安裡，徑入花錦樓家，正好紫旒、老十同在那裡商訂合同。

紫旒看見雨堂，便道：「來得好，我這里正缺少一個中人，就煩了你罷。請你看看這個底子妥當不妥當？」雨堂接來胡裡糊塗看了一下，也不知看了一行沒有，便道：「很好，很好，妥當極了。」紫旒對老十道：「這等辦法最是圓通，你老哥也不失東家的體面。在上海如果另有高就，老兄只管去；如果暫時沒有事情可辦，只管住在局裡。就是這次回府出來時，仍可住在局裡。局裡一班人又都是老兄的舊部，說起來不過是添了新股東進來罷了。如此，老兄臉上豈不是不失絲毫光彩麼？」

雨堂道：「原來十兄要回府？」許老十道：「便是。今天接了家信，內人病重的了不得，因此要趕回去一次。」雨堂倒在煙榻上要吸煙，旁邊一個丫頭便過來代裝。雨堂得了這個空，才拿過那張合同底子來看。只見寫的是，所有這家書局的生財、裝修、招牌，共作洋二千四百元。伊紫旒實出二千元，下餘四百元作為許老十的股分。全局歸紫旒接辦，交易之日，先由紫旒交六百元，下餘一千八百元，分六期交清，每三個月一期，每期歸還三百元，十八個月之後交割清楚云云。雨堂是個率直人，看了也莫名其妙。一會兒紫旒把兩張合同都寫好了，放在身邊，花錦樓已經擺出便飯，三人便吃過晚飯，又談了半晌，方才散去。臨別彼此叮囑，明日早起到書局裡，交易過割。

內中單表雨堂，心中依然記著昨天晚上的野雞，仍舊尋了去，鬼混了一夜。心中又惦記著他們的事，成交以後，希冀撈兩文中人錢。到了次日，天才發亮，便爬了起來，叫人開了大門，跑了出來，一口氣走到書局門前看時，誰知大門還不曾開，不覺索然無味。只得順著腳步走去，留心看那兩旁店舖，除了一兩家老火灶之外，竟是家家閉戶的，方才想著自己太早。一時又沒有地方可以住腳，只得走到一家老火灶去泡了一碗茶，要了一盆水來，胡亂洗了個臉。門外頭有一個菜飯攤，便親自出去買了八文錢菜飯，聊當點心。坐夠多時，方才惠了十二文茶帳出來。時候仍然太早，不免信步行去，借此好捱點時候。

不知不覺，就走到了大馬路鴻仁裡，便踱了進去，要訪紫旒。

紫旒倒已起來了，見了雨堂，便道：「你好早！」雨堂道：

「答應了代你辦事，怎好不早？我還要好好的賺你點中人錢呢！」紫旒笑道：「好自在的話，我們自己交易定了，你碰了來，做個現成中人，還要中金呢！」雨堂道：「這個不是這等說，此刻我自然是個現成中人，將來如果你們有甚爭執，打起官司來，我這現成中人也不免要到堂的。」紫旒劈面啐了一口道：

「呸！大清早起，人家定局的頭一天，要你來發這個利市。」

雨堂吃吃乾笑道：「不在乎此，不在乎此，我們去來，我們去來。」紫旒道：「那裡去？」雨堂道：「噢，你不是約的今天早起交易麼？」紫旒道：「早呢！你就是心急幾個中金，也不至急到如此！況且我是老實說，沒有的。」雨堂道：「我們知己朋友，不在乎此，許老十我犯不著代他白當差。」紫旒道：

「你和他是老朋友啊！怎麼說出這個話來？」雨堂道：「罷，罷，算了罷，你不要怪我了。」兩個人說說笑笑，到了九點鐘時候，方才回到二馬路書局裡去。

許老十接著，招呼寒暄已畢，紫旒便拿出一式兩紙的合同來，請許老十簽字。老十從頭看了一遍，見與昨夜的草底無異，便簽上了字。紫旒拿過來，也簽上字，又送給雨堂，雨堂提起筆來，也在中人名下也簽過了。紫旒、老十齊說費心：雨堂連稱豈敢。老十便將一切賬目、圖書等項交割過來，紫旒接受了，便在身旁取出一張二百元莊票，及四百元的一張本局股分單，交給老十，要他出六百的收條。老十愕然道：「說過先交六百元的，為何只有二百？」紫旒笑道：「這四百元的股分也要算的。」老十道：「我以為這股分是股分的事，洋錢是洋錢的事。」

紫旒道：「這也可以使得，左右是一樣的，請你老兄交了四百元股銀來，我便照數交六百元給你。」老十道：「這件事不妙，我怎樣不曾弄一弄清楚？」紫旒道：「弄是弄得很清楚的，不過你老哥有點不曾明白罷了。你想，若不是照此辦法，下餘的那裡還有一千八百元之多？統共只有二千四百元，若照老兄的算法，四百股分銀不交，又要拿六百元去，這不是明明先交一千了麼？」合同這東西是你情我願方才訂定的，何況又有中人在此！」

雨堂接口道：「啊，啊，啊，啊，不錯的，紫旒這個辦法是很公平的，十兄你放心罷。」老十呆著臉道：「現成的都擺在這裡，那個不放心？只是我今天回杭州去，錢不夠用，奈何？」紫旒登時眉花眼笑起來道：「這個好商量。我們先吃點心去罷，動身要下半天呢！」說罷，一把拉了老十，又招呼了雨堂，一同走到四馬路九華樓去吃茶。坐定下來，紫旒又是一陣天花亂墜的長談。這是他獨具的天生本事，無論人家有甚心事，只要有他在座，他東拉西扯的一陣胡談，人家便不知不覺的把心事丟開了。吃過點心之後，三個人依然同回書局裡去。

紫旒見雨堂釘著不走，知道他的意思，使拉了老十到旁邊說道：

「陳雨堂這個中金，應該要多少送他點罷？」老十道：「這是規矩上有的。但是送多少呢？」紫旒道：「他是我的朋友，我不便說多少；請你老兄吩咐了罷。」老十再三不肯，紫旒再三相讓。老十道：「我們合送了他十元罷。」紫旒沉吟道：「二千多洋錢

的交易，十元中金似乎少些。這樣罷，我們各送了十元罷。「老十道：「也使得，只是我這裡十分為難，一時拿不出來了。」紫旒不等說完，便搶著說道：「這不要緊，我們此刻是一家人了，只管在帳上拿便了。」說罷，便出來取了十元鈔票，付給兩堂，悄悄說道：「他只肯五元，是我竭力說項的，才有此數」兩堂點點頭道：「費心，費心」搭訕了一會自去了。

紫旒等到下午，親自送許老十上了小輪船；還買了幾種送行品物，送到船上，方才珍重而別。

自此紫旒把鴻仁裡房子退了，搬到書局裡去。喜得喬子遷走時，留下的古玩陳設不少，搬了過來，把一間書局陳設一新。

便又在局裡請過幾回客，無非是盡力亂吹。一面掛了這書局的旗號，亂招股分，定了七釐官息，每股百元。於是做一股的，做兩股的，倒也被他招了不少。恰好一家報館新換東家，這新東賺那副鉛字舊了，要另買一副新的，不免著人到外面去打聽價錢，問來問去，便問到紫旒的書局裡。紫旒便異想天開的想了一個法子，叫報館把那一副舊字拿出來，換自己的新字，每磅要他貼還六分洋錢。那報的新東默默計算了一會，若要買新字，每磅要在兩角以外，這舊字賣出去，只能做廢鉛，值不到一角一磅的了，算著很有自家的便宜，便答應了。彼此對換了一萬磅字，紫旒便乾落了六百元。以後因為字樣太舊，做不出生意來，那是股東晦氣，與他無乾的了。此是後話，表過不題。

且說陳兩堂拿了伊紫旒的十元，便歡天喜地的出來，一口氣跑回家去。因為兩夜未回，在外乾的又不是正經事，見了老婆，未免有點惶恐。老婆見了他，不免有三分動氣。兩堂先搭訕著問道：「前天的房錢是怎樣了的？」老婆沒好氣，便不答應他。兩堂又問兒子阿生道：「你該知道，是怎樣了的？」阿生道：「虧了隔壁殷伯伯代我們拿了兩卷子畫去賣了十二塊錢，才付了一個月房錢，免了釘門。」兩堂大驚道：「是拿我甚麼字書去賣了？」老婆道：「門也要釘了，你又猶如溜韁馬一般，溜的不知道回來了，不當不賣，拿甚麼應付別人？」兩堂聽說，連忙打開書畫箱一看，別的東西都還完全，內中只少了米南宮墨跡的一個長手卷，一軸趙文敏的八駿圖。只氣得三屍亂暴，七竅生煙，伸出腿來，把那十歲孩子阿生兜胸一腳，罵道：